

信仰合法 迫害有罪

云南特刊 (29期) 2011年9月27日



【明慧网】2010年8月27日，在昆明市专门迫害法轮功的中共

昆明张如琼女士在看守所被迫害事实

将我的双脚固定铐起来，根本不能动，他们走时

“610”非法组织、公安局统一指挥下，各区公安国保大队对所辖区的法轮功学员韩书林、孔石英、吴芸、张水兰、沈柱有、李琼芳、韩景琪、张如琼等进行绑架。其中昆明法轮功学员张如琼女士被非法抄家、绑架、关押。

张如琼被非法关押在昆明市官渡区看守所期间，由于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不写所谓的“保证书”，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遭到戴十多公斤重的固定脚镣迫害，脚磨破了，磨肿了，流水、流脓，遭蚊虫叮咬，更无人性的是月经期间恶警不准用卫生纸，不准换洗衣裤，直到张如琼女士出现生命危险症状，看守所才不得不将其送到医院检查，随后又怕出问题承担责任，才叫其家人办所谓的“取保候审”。

在张如琼重病疗养期间，有关部门还不断的骚扰其丈夫，把一个本来非常和睦、幸福的家庭，逼到家庭破裂、要离婚的地步。

下面是张如琼女士对其所遭迫害的诉说：

我叫张如琼，今年46岁，家住昆明市菊花里4号，我与丈夫在昆明市王大桥开了个理发店为生。2010年8月27日中午一点钟左右，我被昆明市官渡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的冯军、姜眼光等一伙便衣恶警从理发店里强行绑架，他们将我按上一辆停在理发室路对面的车上，然后将我拉到我的住所，他们不让我进屋，十多个便衣警察一进屋就非法强行抄家，又是拍照又是录像，折腾了两个多小时，屋里一片狼藉，最后抢走了大法书籍、电脑等私人物品，随后把我带到菊花派出所录口供、签字，我不配合，他们把我带到医院检查身体后就以莫须有的罪名将我非法关押到官渡区看守所。

一进看守所，警察就把我的衣服全部扒光拿走，全身从头发到脚摸了两遍，当时我正在来例假，她们才把我的内裤还给我，然后把他们的开档裤让我穿上，对我进行羞辱、辱骂，我就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法轮功教人做好人没有错！”他们就叫贩毒人员用臭袜子堵我的嘴。

有一天他们把我叫出去，让我坐在一个凳子上，一下就上来了几个人，强行用硬皮带把我捆绑，不知用了多少根，把我捆的呼吸都很困难，几分钟后感到全身四肢都麻木了，并失去了知觉，一直到了晚上才把皮带解开拿走。把我的头发也剪了。

随后警察又叫来几个犯人把我抬到禁闭室，给我双脚戴上了十公斤重的脚镣，并且把脚镣穿在地上的大铁环里

把门一关，禁闭室里一下子就臭气熏天，比农村的猪圈还臭，难闻的我只想呕吐。禁闭室只有头大的窗口，上面还装有一个摄像头对着一个全天24小时都开着的灯，灯光招来的虫子满屋子到处都是，白天、晚上都被虫子、蚊子叮咬，有的大虫飞来撞在脸上都很痛，这种杀人不见血的折磨真是令人痛不欲生。

我来例假一直不干净（我在修炼之前曾因做人工流产后大流血一年零八个月不止，是修炼法轮功后好了的），他们把我带的卫生纸抢走，一点也不给我留下，经血流在裤子上，顺着腿流到脚上、地上，他们还不给我水喝，不准洗漱。由于长时间戴着固定的脚镣，脚磨肿了，皮肤磨烂了，不能穿鞋，脚趾流水、流脓，很臭，虫子爬到脚上，咬的又疼又痒，难受极了，我就用衣服把脚连脚镣一起包上，警察在摄像头中看到后，就来骂我不准我包。

我在禁闭室好几天都不得喝水，喉咙又干又难受，我一直向他们要求要水喝，后来才给了半瓶不到的一滴水，水里还冒着气泡，有很难闻的药味，我不喝，他们就叫两个犯人硬灌。我被他们灌水后，非常难受，心慌心跳，心就象要从耳朵跳出来一样，这时狱医才来量血压说：血压有点高！他们就要挟我：只要签“不炼功”，就放我出来，我不签。后来他们又说：只要我答应不在监室里炼功，就放我出去。最后我在身体难忍的痛苦中被迫签了“不在监室里炼功”的字（事后我很后悔），他们就把我从禁闭室放出，但又把我关进一般监室。

我一进监室，有几个在押的犯人看到我的样子当时就哭了，说：好好的人搞成这样，人都变形了，我们看着都心痛，要是她家人看到不知会有多心痛啊。这时有人说：不能哭，摄像头看见不得了。因为我始终没有放弃修炼大法，他们就想方设法的来折磨我，他们叫我洗被子，就在洗被子时把我身上全泼湿了，使我全身冷的连骨头都痛。

由于我被他们不断地折磨，那些天我整天迷迷糊糊的，说话都吃力。他们就把药放在水里要我吃，我不吃，就强迫我吃，吃药后我的头越来越痛，象被大铁锤打碎了似的，昏昏沉沉，迷迷糊糊的，此时只听有人说：快把她扶起来，快把她扶起来，狱医来量血压后说：血压200，我一直不敢睁眼，喉咙象干的裂开了，老想喝水，水刚咽下，马上要解小便，小便完，就呕吐，刚吐完，又要想喝水，整个晚上就这样反反复复，也影响了监室里的人休息。后来他们把我带到医院检查，一天做了两次心电图，他们叫家人来看我，丈夫和妹妹来了。后来听妹妹说：妹妹和丈夫跪在地上给他们磕头，求他们放了我。到医院检查后，他们看我的身体情况很差，有生命危险，害怕发生意外他们要承担责任，就冠冕堂皇地说：我们看在你丈夫和家人的份上给你办“取保候审”。（见下页）



刑演示：铐在地环上

【明慧网】我今年五十五岁，娘家几代人信佛。小时候常听大人讲佛家故事，记忆最深的是四十多年前“老姑夫”讲的事，那些事都陆续应验了，现在就差一件。

我十一岁那年，家里来了一位称作“老姑夫”的老中医，他气宇不凡，父母都很敬重他，他坐在我家北炕上，母亲坐在南炕打纳鞋底，我趴在炕上写作业。他和母亲谈了许多未来的事。

他说：“将来的人坐在家里看电影；俩口子那点事搬到电影里去演；人尖地薄是货抽条；人不象人样是鬼样，披头散发红头发；那时真法不在寺院里，大多数人都不信佛了，不但信佛还诽谤佛；将来有一天有路无人走，有衣无人穿，有饭无人吃。”

老姑夫四十年前说的 都已应验



我听后百思不解。那时我正上小学三年，老师要求看电影后写观后感。当我听到能坐在家里看电影时，心想：全县就一个影院，还能家一个影幕？老爷子净瞎说吧？

日月如梭，转眼间我已成家立业，一九八一年我家买了电视，老姑夫说的第一句话真的应验了。再往后，社会上反传统的各种变异打扮风行、肮脏性乱的影视到处都是，人们为了私利去坑蒙拐骗。老姑夫

说的一点不假呀！

“真法不在寺院里”、“不但不信还诽谤佛法”这些话，我到了九十年代才明白。随着人心的败坏，寺庙变成了赚钱场所。一九九二年，法轮大法在世间传出，给人们指出了一条在常人社会修心向善的大道。然而中共强制推行无神论、奉行假恶斗，对法轮功造谣诽谤、疯狂迫害。

诽谤佛法、残害修炼人是有大罪的。当上天降罪于中共恶党和其党徒之时，是不是就是四十年前老姑夫说的“有路无人走，有饭无人吃，有衣无人穿”的可怕景象呢？现在“天灭中共，退党保命”的警示广传，真心希望乡亲们善待法轮大法，赶快声明退出党、团、队，以便将来无论发生什么，都能保住自己的性命！◇

一个被忽略的事实

在中共的洗脑宣传下，很多人以为法轮功在中国是违法的，事实是：中国没有任何一部法律规定法轮功违法。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包括律师和法官，也都逐渐认清了这一点。

中国最高效力的法律是《宪法》。翻遍中国《宪法》，没有任何条文规定法轮功违法，相反，《宪法》保障中国公民的信仰自由。

按照中国现行法律体系，在宪法之下，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基本法律和其他法律（统称“法律”）。翻遍中国的基本法律和其他法律，也找不到任何一部法律说法轮功违法。

至今中国现行的任何一部法律，都没有认定法轮功是“邪教”。“邪教”之说，来自江泽民和党媒《人民日报》。然而公、检、法机关应依法办案，而不能依照政治运动中的报道或内部指令来办案。对法轮功的所有迫害才是真正的违法犯罪。◇

（接上页）于是在2010年中秋节头一天（9月15日），被非法关押、折磨20天后才把我放回家。

虽然回家了，但我已经被迫害的生活不能自理，丈夫和妹妹商量后就把我送妹妹家，由妹妹照顾我，这期间，他们没有来骚扰我，但却经常打电话骚扰我丈夫，要丈夫去国保大队，一去就是半天、一天的，理发店也不能正常经营，孩子上学没人管。一会又叫丈夫拿“保证书”来叫我签字，一会又拿“悔过书”叫我签字。我对丈夫说：我不签，因为我一生中，就这事做得最正，这世上没有比“真、善、忍”做好人更正的了，我为什么要悔过？！后来又叫丈夫拿来说：不提“法轮功”三个字，只要写：“不炼功”就行了，我也不签。我丈夫是个老实人，被他们逼得太甚，精神压力太大，已经提出要与我离婚。

2011年4月25日我被昆明市检察院以荒唐的罪名非法起诉；2011年7月5日我被昆明市法院非法传票，7月6日被非法开庭，因为证据不足，判改日再审；2011年8月22日昆明中院再次传票，8月26日上午十点再次开庭对我进行诬审。

参与迫害的单位、主要人员：

昆明市公安局官渡分局 恶警：冯军 姜眼光
昆明市人民检察院：韩纯盈
中级人民法院 马侃 段云萍



漫画：听党的话 跟党走 走入地狱门

我们提醒并警告昆明地区继续参与迫害法轮功的“六一零”、警察等官员，你们的罪行斑斑在册，不管主动还是被动执行违法命令，将来无人替你承担罪责。《公务员法》第九章第五十四条规定：“公务员执行明显违法的决定或者命令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此条已经堵死了推脱罪责逃避惩罚的后路。